

“六大名著” 导读

教育部首批视频公开课

点击数过十余万次

网易网络公开课



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
正义与野蛮的交响乐
把宗教游戏化的奇书
末世欲海之写真
读书人命运的悲歌
味在酸咸之外的精神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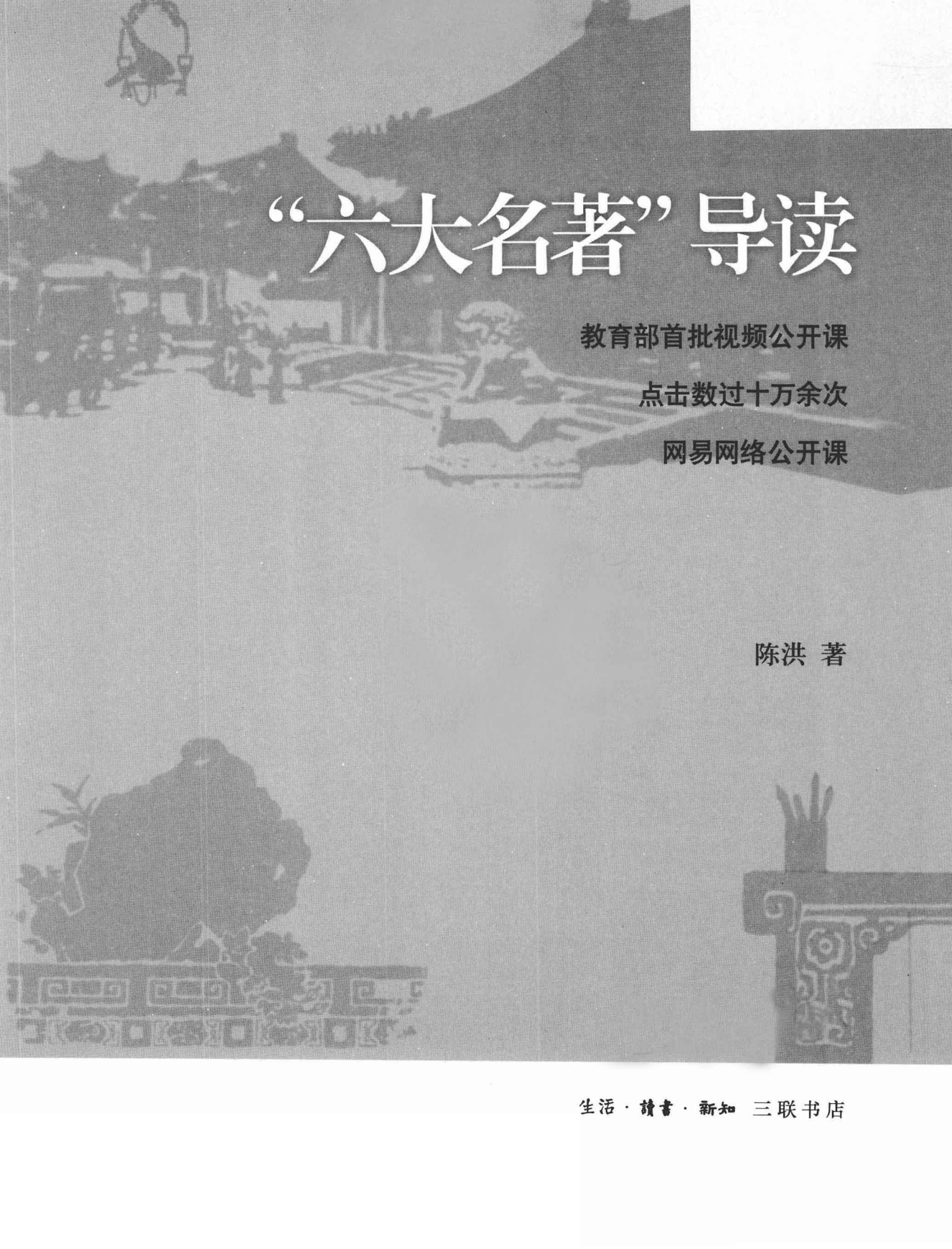
陈洪 著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三联讲坛

This series covers a great array of college courses and speeches, selected for their intellectual distinction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 The lectures were transcribed from classroom recordings and retain their stylistic character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delivered. Our hope is to ope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The point is not only for the common reader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utting edge ideas on campuses, but also for the academia's search for knowledge to become more meaningful by engaging people from the "real world".



“六大名著”导读

教育部首批视频公开课

点击数过十余万次

网易网络公开课

陈洪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大名著”导读 / 陈洪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11
(三联讲坛)
ISBN 978-7-108-04536-2

I. ①六… II. ①陈…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欣赏—
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9529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20.75
字 数 228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45.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缘 起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易、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三联讲坛”文库将陆续刊行,祈望学界与读者鼎力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〇〇二年五月

课程导言

咱们这一学期要一起浏览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六部长篇小说。我先解释一下“六大名著”的由来。明末清初,有“四大奇书”之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与《金瓶梅》。应该说,提出这一说法的人,文学鉴赏力还是相当强的——要知道,明代白话中篇小说至少也有百部以上,所选出的这四部的的确确是最为出类拔萃的。新中国建立后,又有“四大名著”之说,以《红楼梦》取代了“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

加上《红楼梦》很有必要,删去《金瓶梅》却属于那特定时代的“冤假错案”。《金瓶梅》自有其他经典不具有的特色和价值。所以我们合二说为一体,再加上《儒林外史》,就有了“六大名著”。

“导读”课呢,就是指示门径。我们不是四平八稳地铺陈六部作品的方方面面,而是就六部作品阅读中的重点、难点、关键点,以及分歧点、困惑点,作出介绍、梳理,为同学们培养起阅读的兴趣,并给个别同学将来的学术道路点亮几个路标。

目 录

课程导言	1
第一讲 《三国演义》: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	1
史官文化传统与《三国演义》的成书	3
智谋——《三国演义》的独特魅力所在	11
风云遇合英雄谱	25
民众的道义期待	41
历史演义的艺术典范	54
第二讲 《水浒传》:正义与野蛮的交响乐	62
水浒传的多重解读	63
通俗中的厚重——“好汉”的文化内蕴	74
《水浒》的叙事	102
从书场到金圣叹	110
第三讲 《西游记》:把宗教游戏化的奇书	129
《西游记》的作者与版本	132
《西游记》中的佛与道	138
超越时代的孙悟空及猪八戒	159

第四讲 《金瓶梅》:末世欲海之写真	168
社会画卷与“寻租”描写	172
市井“英雄”西门庆	182
女性形象和情欲描写	189
《金瓶梅》的作者和传播	199
第五讲 《儒林外史》:读书人命运的悲歌	209
时代难题与作品主题	211
精神贵族,俯瞰儒林	223
讽刺与幽默:吴敬梓的个人风格	243
第六讲 《红楼梦》:味在酸咸之外的精神盛宴	254
两座“红楼”两样“梦”	256
深情的留恋,无奈的挽歌	265
无美不归少女	278
哲思与诗情	303
“红学”纷扰,出路何在	319

第一讲 《三国演义》：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

我以“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来概括《三国演义》，其中包含了三层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三国演义》写的是一部有关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历史，而其他方面的历史内容，如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文化艺术等，统统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

第二个意思强调它的通俗性，甚至野史性质，也就是说，这部书虽然拉开了架势，完全是以史官的口吻在讲一部帝国兴衰史，但其实不是严格意义的史籍，也就是并非通常所说的“正史”，它只是《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它代表的是一般民众对政治、军事的看法。

第三个意思是从阅读、接受角度看，这部书既是迎合一般民众对上层政治、军事斗争的好奇心，满足他们对于政治道德的期待，满足他们了解政治、军事智慧的欲望的“教科书”，又是有下层读书人乃至一般民众参与其创作过程的集体愿望、智慧的“集合”。于是，这部书就成为了“庙堂内容”与“江湖趣味”的结合体——这可以说是分析《三国演义》的基本出发点。

讲到《三国演义》，不少同学立刻会想到这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在通行的《三国演义》卷首，和第一回开篇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具有同样的高知名度，给全书增添了几分哲理、几分雅趣。不过，在早期的明代刊本中，并无此词。这首《临江仙》是明朝嘉靖年间大名士杨慎所作，清人毛宗岗刊刻“第一奇书”本《三国演义》时移来做了开篇词。此开篇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的阅读感受，也折射出明清易代时期的下层士人心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用到这里，既有对三国群雄事迹的缅怀，更有历经沧桑后的慨叹。而“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用在这里更觉贴合。它一方面是旁观者的达观与逍遥，另一方面也描绘出“三国”成为了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成了民众消遣的对象。这很符合“三国”在传播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当“知青”时，那个村子曾经有过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双方互相贴大字报，其中一方想指责对方的头头狡猾，就写了一篇“某某是熟读《三国》的角色”。在老乡们看来，“熟读《三国》”就意味着这个人足智多谋或者是老奸巨猾。还有一次，在打麦场上，一位“村落博士”给一群人讲天文知识，言之凿凿地指某颗星代表最高领袖，云云，看到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就说：“《三国》里写着呢！”这些事例虽不能做学术论证的依据，却是很真切地反映了《三国演义》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以及民众对它接受的角度。

关于这部书,我准备讲五个方面的内容。

史官文化传统与《三国演义》的成书

《三国演义》是一部各方评价迥异的经典名著。大家知道,用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从胡适、鲁迅那个时代开始的。胡适的《三国志演义·序》说:“在中国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到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试的本领。”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很像十几年前有人评价金庸的作品,说是海外二代华人“学习规范汉语的最好教科书”。胡适又说,《三国演义》“不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小说”,因为“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最不会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一方面,胡适说它魔力非常,影响巨大;一方面又认为它根本没有文学价值,如此大的反差,出于一人笔下,出于同一篇文章,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胡适犯了削足适履的错误。

他拿着想象中的“文学”标准——当然是从美国学来的,来衡量《三国演义》,却忽略了“概念是从现实中提炼、抽象而来”这一ABC的道理。《三国演义》从文类上来说,具有非常独特的中国色调,这一文类只有在我国才特别发达。这就是“通俗历史演义”。夏志清在他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批评了胡适忽视演义类小说“特有的力量和局限”。他指出:“《三国演义》是这一类型小说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范例。”他着眼于“特有”,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三国演义》确实和一般的小说不同,它所讲述的故事跟

史实是基本相吻合的,大的故事框架完全不是文学家通常标榜的虚构、创造。可是,它又同样确实是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来吸引、打动、征服读者的——这与其他叙事文学并无多大的区别。

所以,准确地讲,《三国演义》是用某种文学的笔法讲述历史——如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看法,一切历史书写都含有程度不同的文学因素,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这就是历代史籍的丰富与文人以及民众普遍的历史兴趣。

我们看《三国演义》的书名,本身就含有这方面丰富的信息。

《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在明代中期,全称叫做《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就表明,本书是在陈寿《三国志》的基础上进行了“演义”。作者或出版商这样命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三国志》是正史,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正史是有着崇高地位的著作。第二,和我们民族的阅读心理有关。我们的文化传统非常注重实录,所以很多小说明明是虚构,是传说,作者或是出版商一定要声明言之有据——而这一阅读心理直到今日还是依稀可见(人们那样热衷于所谓“《红楼》真故事”,便是这样的心理作祟)。《三国演义》“攀”上《三国志》,就迎合了这种阅读心理——“真事呀!”。第三,“通俗”二字,是让读者放松,不要有面对经典那样的心理压力。作品要让自己畅销,吸引更多的读者,就要强调自己富有亲和力的一面——所谓“正史”不免给人高高在上之感,无意中就会拒斥多数人的接近。第四,“演义”还包含着一个铺衍的意思,就是把一个简短的事情讲得更丰富,更复杂。

这个短短的书名就包含了这些丰富的意思,准确概括出这部

巨著的基本特性——融为一体的史诗性和通俗性。

这一特性在当代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网络上关于《三国演义》的内容,最多的既不是文本的讨论,也不是电视剧的传播,而是由《三国演义》改编的游戏。用百度搜索“三国游戏”,可以得到1100万个网页(2009年1月的数字),可见其流行、畅销。其他几部古典名著——包括《西游记》在内,都没有这种情况。这对于我们认识、评判《三国演义》的文本特质,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三国演义》何以成为在中国普通民众中影响最大的著作?这要追溯我们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前几年思想界讲得非常多的“史官文化传统”。关于“史官文化传统”,我印象里在学界最先提出的似乎是范文澜。他在《中国通史》里面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被多少人注意。前几年大家注意到顾准在自己的文集里把史官传统讲得很多,并且非常深入,就一窝蜂地都来说。实际上,在这种热热闹闹的潮流里,往往就把一个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了。具体地说,就是把“史官文化传统”泛化了。史官文化,反映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民族对于历史的重视,对于历史书写的重视。这种重视程度是世界各民族中罕见的。我国历朝历代对于历史书写都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现在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跟历史记载相关的文字。比如,甲骨文里“作册”,金文中称为“作册内史”、“作册尹”等,“作册”就是记载史实,引申义是史官。也就是说在商代,就有了专司其职的史官。后来,《尚书》、《春秋》、《左传》,直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我国出现了各种体裁的史书。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里讲到:“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仅仅是史官,就有如此多的分工。尽管历朝历代的史官设

《曹瞒传》曰：“时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蒯子伯说公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从之，乃多作缣囊以运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军尽得渡渭。”或疑于时九月，水未应冻。臣松之案：《魏书》：“公军八月至潼关，闰月北渡河。”则其年闰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

——《三国志》
裴松之注（这一段比较典型，其中有引文，有注者的分析按断。《三国演义》把这些内容吸收到了作品中。）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

置与分工不尽相同，但是各个朝代统治者对于史官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究其原因，主要一条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是农耕文明为主导的社会，以血缘聚居的宗族社会具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因此维护血统，保持血脉相承就特别受到关注。

史官文化的发达导致“野史”文化也相应繁荣。作为一个生态系统而言，“正史”处于最上层，既是史官文化的主导，又与野史互动，二者同时对于更下层的通俗小说提供着启发和滋养。因此就形成了上述小说发展史的特点：历史题材的作品非常多，而主要部分就是历史演义。这个情况其实一直影响到了现在，我的概括是“‘历史癖’是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

不过，这里还会有两个疑问：中国历史长得很，为什么大众对三国的事情有独钟呢？另外，后来的通俗演义很多，为什么再也没有一部能望《三国演义》之项背的呢？

对这个问题，通常的说法是这个时期“热闹”，三足鼎立“有戏”。应该说，这不无道理，但却未曾说到根本。根本在于围绕三国的历史材料积累得特别多，最后形成这么一部大书有“水到渠成”之势。首先，作为《三国演义》成书的基础，陈寿的《三国志》文本与裴松之的注都非常重要，而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裴松之的注，我们就不会对三国的史实有如今这么多的了解，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一本《三国演义》。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裴松之搜集到了大量的资料，附着到陈寿之作上，其中不少资料的原书在后世散佚了。他的注保存了这些材料，从而把许多细节补充到了《三国志》里，使得历史事件变得有血有肉。记载三国事迹还有范晔的《后汉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与裴启的《语林》等。到了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重新组织了三国的故事。这

对于《三国演义》的成书也很重要。假如没有这种编排,那么撰写“三国”的长篇小说就比较困难。而朱熹的《通鉴纲目》则把三国中重要的事情提要出来,它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还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三国史实的基本评价,是帝魏寇蜀,也就是立场站到曹魏一边。因此以魏国的纪年为正统,蜀国的年号作为正统的附庸。而朱熹的《通鉴纲目》刚好相反,它是以蜀国的纪年来叙述事件的经过。这跟当时南宋的地位有关,也跟朱熹的理学家态度有关。但是这么一转,又给《三国演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见,在《三国演义》之前,已有很多的史料在积累,同时还有不同的书写框架,都给小说的创作者准备了肥沃的土壤。

到了元代,三国的故事更多的是在民间传播和改编。它的传播主要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元杂剧,根据《录鬼簿》的著录,在元杂剧里我们可以梳理出六十多种和三国历史有关的戏目,占我们可知道的元杂剧的20%。现存的《元曲选》就有21种,比如《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关大王单刀赴会》、《隔江斗志连环计》。尤其我们所熟知的关汉卿的《单刀赴会》,更是一时名作。同时,元英宗至治年间《三国志平话》的出现,说明三国的整个故事文本经过民间艺人的串联已经初步成型了。其中大的脉络和现在所见的《三国演义》已经相差无几了。

从两晋到元代,三国历史的传播、演变,是典型的高层文化逐渐向底层降落的过程。而在降落的过程中,新的元素也随之渗透、融合进去,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书写。

不过,虽然有了丰厚的材料基础,有了三足鼎立的故事发展腾挪的空间,《三国演义》能够成为一本伟大的传世之作,还与一个天

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尤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

——(明)蒋大器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鲁云)小官不曾与此人相会;老相公,你细说关公威猛如何?(末云)想关云长但上阵处,凭着他坐下马、手中刀、鞍上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唱)

【金盏儿】他上阵处赤力力三鞭美髯飘,雄赳赳一丈虎躯摇,恰便似六丁神簇捧定一个活神道。那敌军若是见了,唬的他七魄散、五魂消。(云)你若和他厮杀呵。(唱)你则索多披上几副甲,膊穿上几层袍。便有百万军,当不住他不刺刺千里追风骑;你便有千员将,闪不过明明偃月三停刀。

——关汉卿《单刀会》

才的作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罗贯中。一般而言,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没有太大争议的——这和《水浒传》、《西游》都不同。但是,对罗贯中这个人有不少疑问,有些还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

第一,他是何方人士?

其实这个问题原本不是很重要,因为作者籍贯对读者理解文本没什么影响。但是现在除了学术原因之外,经济利益也掺杂到籍贯研究之中了,旅游呀、知名度呀,使得历史人物成了各地行政长官的香饽饽。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嘉靖元年刊刻的。卷首有弘治七年蒋大器的序,其中说:“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又行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东原是哪呢?后人经查,得知山东东平又称东原。可是,更早些的明初贾仲明所著的《录鬼簿续编》中写道:“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按说这段话为亲历者所讲,应该更可信些,那么罗贯中的籍贯就成了山西太原。而明朝中后期,王圻在《续文献通考》里面又写道:“罗贯——字本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这个说法的旁证在《水浒传》里。明朝人大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而《水浒传》里有大量的关于杭州的地理民俗的描写。

三种说法各执一词,在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之前,只能是存疑了。不过我较倾向于太原说,因为同样力度的文献证据,应以时代接近的为首选。

第二,就是他的写作动机。

无论他是山东人或是山西人,还是杭州人,他为何要写这部作品呢?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作品倒是有些关系的。对此,唯一的一段记载在王圻的《稗史汇编》里:“(通俗文艺作品)非绝世铁材,自不妄作。如钟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罗传神稗史。”他的意思是,元末天下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罗贯中也曾有“草头王”的梦想,但“乃遇真主”。这一点可以联系到《虬髯客传》来理解:虬髯客本来要逐鹿中原,但是碰到了李世民,一看,此人是“真主”,不可与之争锋,便主动离开中土到海外发展。据本文的口气,似乎指罗贯中遇上了朱元璋,自知不敌,于是转而去著书。这个说法肯定是传说而已。但分析起来,很符合创作心理,也符合《三国演义》流露出的思想、情感、态度——《三国演义》灌注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和谋略,特别是在诸葛亮形象上,寄托了千百年来自负才略的下层读书人“帝王师”的梦想。这则资料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可惜只是孤证。

这件事,在上世纪80年代曾被热炒,有一批文章。主要根据清人的只言片语,推论罗贯中或是曾为张士诚幕僚,或是追随过陈友谅,或是做过元军的参谋,等等。虽然说得十分热闹,立论的依据却非常脆弱,表现出那个时代活跃而浮躁的学风。

关于罗贯中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一个热闹话题,就是元末一位大儒赵宝峰晚年做寿时,有一个门人贺寿的名单,里面有“罗本”的名字。一些学者认定这个罗本就是罗贯中,所以罗贯中是一个理学家。他们进而据此讨论《三国演义》思想倾向之类的问题。这与前面那个问题的毛病一样,也是在孤立的薄弱的材料基础上构建宏大的论题,违背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基本规则。当然,这些存疑之处对于日后的研究,倒是像武侠小说中

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俄而文皇来,长揖而坐,神清气朗,满座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罢弈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图,勉之,勿以为念。”

虬髯谓曰:“……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

——《虬髯客传》

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

——毛纶《第七才子书总论》

“吾既喜读《水浒传》，十二岁便得贵华堂所藏古本……”

“真正吉祥文字，古本《水浒传》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那些不十分靠得住的“藏宝图”——指示着一种“可能性”。

如果说到《三国演义》的巨大社会影响，还有一家人的功劳也应重视，就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他们是生活在清初（主要是康熙年间）的下层文人。

我国的小说史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四大奇书”的“雅化”遭际。我为何要用“遭际”二字呢？听着有些怪怪的。我觉得只有这两个字才能表现出当时“四大奇书”所经历的情况。一方面，它们被书商与读者普遍重视，所以被进一步加工；另一方面，它们不断地被改写，大家都漠视原作者的著作权。而在这个改写过程中，有一个趋向，就是“雅化”。细想一想，这真是有些奇特的文学现象——四部广泛流传的长篇小说在这段时间都被人大幅度改写过。

《水浒传》是在明末崇祯十四年被金圣叹重新刊刻的，金圣叹在这个“金本”前言中特意强调，你们原来看到的《水浒传》都是被陋儒改坏了的，我现在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古本”《水浒传》。实际上，正是金圣叹本人将《水浒传》大幅度改写了，“古本”说是典型的明人“托古欺世”手法。

清初，黄周星与汪象旭则对《西游记》进行了整理、改写和评点。举一个他改写的例子：车迟国一节，孙悟空骗猪八戒，说拐角处有个“五谷轮回之所”，让他把三清塑像搬到那里去。猪八戒听不懂什么是“五谷轮回之所”，把塑像搬过去一丢，扑通一声原来是一个大粪坑，溅了猪八戒一身粪水。这是个搞笑的插曲，黄的改本却特意把粪坑改成了水池。事情不大，却可以看出雅俗追求的细微差别。

一个更大的改编是《金瓶梅》。明末清初时经过某一人（李渔，或者是冯梦龙，或是无名氏）的改写，就成了今日我们所见的“崇祯